

柏枧山房全集

柏枧山房文集卷八

傳

上元梅曾亮伯言

書楊氏婢事

癸酉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剪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爲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其媒妁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門亦不嫁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紱子也

侯起叔先生家傳 戊寅

先生姓侯氏諱學詩字起叔江甯人幼孤貧力學尤邃於詩以進士官廣東三水縣仕至江西撫州府知府以病歸先生沉沉無多言人初不以爲能然善斷疑獄每聽事堂上下皆屏息無胥吏聲聽訟者言畢不偃一詞復使言僞者詞輒躓抵隙躡尋不得轉移不一事威懾令南海時兼虎門同知及總捕通判凡數印默默如平常同官以是知其敏也然歸里後不一言在官時事有問者以風土物產對而已家居自刪削所爲詩曰吾詩自南海後憊矣是時錢塘袁簡齋方寓江甯及陽湖趙

甌北鉛山蔣心餘百以詩震瀑天下而袁爲魁自王公
大人下至商賈婦孺讀其詩者人人自以得其意賓客
游士投詩卷爲弟子者名紙之積如山而先生泊如也
其所爲詩味幽而氣疎情暢而義肅大較似陳無已而
貌加豐焉世之人不知好也卽先生亦未嘗輕以詩許
人年六十餘卒子二人長雲松以弟之子繼中嘉慶二
年舉人次雲石博士弟子先生之官南海也巡撫李公
瑚威重甚患菱塘民之多盜也計殲之先生請訊公曰
每獲盜皆曰菱塘菱塘數百家卽得不爲盜者一
兩人足爲訊乎先生固請之公曰吾任君作好人後訊

出者三百餘人嘗曰天道有知我尙當有一子不踰年而次子生如其言

梅曾亮曰先生曾亮外祖父也病歸後無事獨時見其自改詩年十五六時閱其詩無所省又十餘年覺有異焉亦未能知其佳也今則真知之耳然以吾遲之數十年而後知者望之人人其亦有同吾之知者耶其竟無同者耶方其兀坐渺慮定得失於微茫之中豈以世有必得其用心者亦自慊其志而已雖然事不能自慊其志而能有待於後世者蓋未之有也

書李林孫事

戊寅

邳縣陳伯瑜任俠士也嘗於巡撫某公座大言曰某某處教匪當起時乾隆六十年矣天下又安坐中皆搢紳先生大吏官屬也大譁以爲妖人嗾某公卽坐上執之伯瑜曰執我易易耳若何者而釋無何川楚賊果起官吏皆驚禮爲上客時賊眾已蔓延然未入河南界河南路四通輕徙鳥舉不可制當事者尤是爲憂而浸淫聞賊自襄城來文武吏皆他出守禦獨布政使馬慧裕提空名守城實無兵用伯瑜計得襄城李林孫以五百人破賊襄城時賊已大至臨水欲渡聞伯瑜以二百五十人閱兵也戲觀之未及戰而後陳騫林孫以二百五十

人出其背賊前後相紛拏殺傷過當乃遁去林孫已破賊襄城其鄉兵聲聞梁楚間林嵐乞其兵守廬氏賊帥張潮兒來攻眾號十萬可二三萬嵐卒不滿二千莫敢進嵐謝其眾曰公等皆林孫人徒死無益指大樹曰我官也死是聞耳眾怒曰誰無面目者乃致官爲此言今日戰有不勝賊而生者撞大石破腦死嵐拜眾亦拜遂戰賊幾殲賊走且詬曰我識若我識若林嵐者河南省試用知縣也後爲安徽省同知有蓋方泌者爲陝西商州州同亦善使鄉兵嘗敗言笑如平常眾怒曰見人父兄子弟死反笑爲固不可解也方泌曰賊小勝驕矣我

報父兄子弟仇戰必勝珍寶盡有之我故樂而笑也眾氣振復戰乃大勝方泌至前戰地呼亡者而哭曰好男子不見吾殺賊而死也因伏地哭不能已眾皆哭汪正鑒曰吾往來梁楚間問所聞李林孫者見之襄城逆旅中年六十餘矣兒溫厚長者正鑒與言形勢旺相用兵奇正之道皆不省曰大豪傑無他得人心耳

墨生傳

壬午

墨生周墨子之後也漢時有子墨客卿自漢至唐宋皆隱不仕宋王安石嘗薦其先世欲官之不果君生於明洪武時時太祖已平天下除羣雄謀萬世安欲以木訥

文弱愚黔首之民或以生可以摩厲薄俗薦也召見大
說之爲文學博士時青田劉先生及高青邱輩以謀議
詞學見尊重後以事見誅君爲人陰重不洩凡天地人
之理道山川禽獸草木名物象數皆畧涉之有問者故
爲無崖岸以對自名禍陰猾吏不能測之惟太祖亦以
生謹厚無它腸除州牧郡守尙書九卿必經君指授乃
可以此京中貴人翕然稱墨君墨君雖游於要人乎然
不以貴驕人無貴賤賢不肖一與游皆歡然終身其愛
慕君殊甚或曰君能言神農堯舜文武周孔事親見其
抵掌談語自司馬遷伯益隸首不能詳也人咸多君以

爲神如數千歲人秦漢後輒卑之若夢覺焉嘗曰吾治書猶庖人治庖醢人爲醢蠅螻腐敗而勿食之貨必留以觀其化時有魯兩生避之不肯見曰墨君妄人也善因權而爲功其門下士旣秉事用權或持其術不能通稍叛去君聞之默默不自得也嘗有所薦舉非其人士怒甚生免冠叩首曰臣無由知太祖亦悟曰君休矣復就故官墨生蓋以壽終或以爲化去不死其子孫眾多遷徙流寓益蔓延不可窮也

太史公曰墨以道術受姓別者九焉惟君後獨爲繁昌蓋祿利使然也觀君言論侃侃類有道者獨昧於知人

何哉然太祖之殺伐行威不愛人士以文字見屠滅數
數觀矣生獨終始蒙恩禮不衰古所謂文無害者豈生
之謂耶

王芾傳

壬午

嗚乎士之谿刻自處不顧人之是非者豈務絕俗以爲
高哉適其意而已矣昔徐昭法餓數日黃九煙造之持
而哭出扇令其徒鬻之人莫售者則曰此黃九煙詩畫
也乃得銀數錢歸昭法與九煙皆怒以爲洩九煙名促
還之嗚乎士傲於衣食久矣以居官爲商以立名爲狂
以文爲鬻僧以勢爲子母其搢紳間相然諾非是末由

也有默不答者輒怪之況侃然持論甚高者乎骭骭頑
鈍無忌憚之言儼然作矜莊之色如父師之語子弟聽
者正冠改容以爲若人愛我此其尤可怪歎者也如徐
先生之風豈非俗所謂不近人情而且疑爲無有是者
哉余於江甯得一人焉曰王芾字小石壯時嘗應試中
副榜遂棄不應試好爲大言無檢束談經書務閎大奇
偉鑿空以自恣期適已意而已他日忘前語又改說之
然皆有詞義扶持其理亦不常說經也暇攜兩孫游於
常所往來意所可者遇飯則索飲所適之富隣欲飲之
不可強持之展兩足伏地大號曰吾足痛狂走逸去家

居常不得菜植箸鹽中嘲箸以佐食而性好客客至必
沽酒人不能堪而君勸客飲益堅也屋外有棄地君晨
往負暄有過者暴起揖坐之談不令去人驚或問道行
避君然見人未嘗言貧贈之金則受者四五人而已稍
多亦不受昔王大經嘗著巢許論曰亂生於民民生於
多欲自堯舜至湯武僕僕若臣虜懼不能給彼無求者
緡緡昏昏不知其仁沕沕墨墨不知其德蟠木北戶流
沙戴斗舉天下不受其治者二人焉其行不足以治天
下使天下無待治則巢許是也堯舜巢許皆能治亂之
聖人故並世生焉其言迂遠不經然能力行之薄嗜欲

遠名禍以明布衣終今王君之行雖疏狂少邊幅亦所謂無欲於世而世莫得而治之者乎人皆曰古人之爲此者化性而起僞然王君自壯至老余無時見其不自得投以世所樂者驚而逸如麋鹿然豈其僞爲之哉余以是知古人之清風高節信有是不可誣也大經字倫表一字石袍東台人

朱宜人傳

甲申

明歸太僕有光著貞女論言守貞非古禮所許其說甚辨而又嘗記張貞女事以爲高明之姿非凡情所同卒以夷齊之未仕爲臣而餓死者爲例蓋聖人之制禮爲

夫人不及之而其心有大不安者也苟未至乎心不安者則是禮也甯深沒之以寡天下後世之過故有過乎禮而其心始卽安者其行雖創於賢智之心而適合乎聖人有是心而不敢設之禮此孔子所以仁伯夷而歸氏援以例貞女者其後說爲可據也涇邑朱侍講蘭坡先生其母曰汪宜人以貧故幼養於姑所未成禮而崑山贈君卒大母將攜歸之不可曰我家是久矣又安歸襲麻葛泣然卽喪次見者莫不悲其幼也初議後無可立者逾九年而先生生其本生趙宜人以本生贈君之遺命後宜人宜人曰吾不更撫育事在妯所猶在我也

生八年乃歸宜人愛子甚然常嚴督之館師於家酒漿
及糗餌庋閣之物皆親製子從塾歸食頃寢次從容與
言家規喪祭舊制爲人務遠大戒谿刻事馭奴婢不苟
言笑人告不足者必應手贈無疑中年後以子貴矣而
抑抑如平常與家人述情話爲樂曰吾無他求汝外家
微甚寒食一盂飯累汝曹矣年七十而卒昔歸氏記張
貞女事雖立後而不得享其報故哀而傳之若先生以
文學發身官侍從供奉內廷人知與不知皆以爲宜
人榮豈天之報施或不同歟然宜人之守貞也九年而
先生始生以爲之後又八年而始相依以居十餘年之

中前顧後待惴惴兢兢使謂後之必有子有子而賢且賢如先生者以自慰雖宜人不敢以是必之天也知天之不可必而必行其意之所安是乃所以爲宜人者歟然而正誼明道之君子或往往臨事而增歎也

梅曾亮曰朱蘭坡先生主講鍾山得常侍言論故聞宜人行爲詳宜人以貞行受旌彰彰矣其族以娣姒婦姑同節者蓋纍纍焉李女者婢也憐其主守節獨居亦老死不嫁嗚乎此又何所利於後而爲之哉

家秋埃先生家傳

甲申

先生名立本字秋埃一字望園於曾亮爲伯父行而入

國史文苑傳曰庚者之曾孫也少以文名庠序中得
選拔入都充八旗官學教習考職得州同有勸以就職
者笑曰此非吾出身也乾隆十七年中順天鄉試舉人
考授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又五年成進士以第二人
及第授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宣城人俗畏客居遠賈
不過百里外鄉會試都省者惴惴然如不卽歸而先生
留都中久鄉人士詫其所爲至是乃笑曰其自苦如是
得之晚矣嘗一爲江西壬午鄉試副考官癸未會試同
考官旋視學廣西殂於署其時以某縣令不得其死事
有連蓋乾隆三十二年也任學使者自一二大省外官

卑體尊州縣多鞅鞅卽督撫亦貌敬之如外客而先生
嘗值內廷魁上第人皆以地望疑先生謂有所陵忽
抑先生非其人也然竟以是爲同官猜其可悼也已其
卒也文穆公已薨而族伯祖生谷憲沙雨先生亦相繼
先逝上下十餘年間梅氏登甲科列朝籍者盡矣嗚呼
亦門祚之故也歟

葉應傳

丙戌

葉應涇邑生員也無字其妻相與語稱先生人呼爲葉
先生終歲不沐浴面多垢然盛暑未嘗不冠來鄉試江
甯門生負一擔炊竈具妻牽犬隨行見年長者無客主

必坐其下幼者反是客聞先生來輒逃或坐立稍失容
卽見責不問名姓何也惟先祖石居公私嘆異之曰加
葉應真孝子嘗館余家夜已臥大哭拔闥遂逃間年問
之曰忽憶母急歸耳石居公之卒旣除喪有白衣冠立
大門外者家人驚祖母汪宜人曰噫是其葉先生乎余
易冠出迎乃入哭弔如禮趨而出幼時見先生不敢正
視恐失笑見呵後稍長知敬異之間已沒不復來噫自
先生沒衣冠形模可怪笑如先生者亦不復見也

鄱陽縣知縣吳君家傳

丁亥

江西民有以事訟於巡撫者聞人言令當得罪乃驚懷

牒而還蓋鄱陽令吳君事也君陽湖人諱琦字鏡涵又字敬菴以乾隆丁酉科舉人四庫館膳錄令江西鄱陽縣少豪邁自喜年二十登泰山攜酒觀日出痛飲而下及爲吏循循然一於儒鄱陽兩遇旱災自出數千金以賑民有訐所怨以教匪者君曰以何爲驗曰不食肉鹽耳君曰若饋之而食則奈何訐者屈遂釋不問又有誣大姓爲不軌者大吏命以兵往君先期召所名捕者曰有一不至吾不汝能救矣辨其誣於上得釋君先令宜黃山邑民多族居有所捕人不易得丞尉以檄來者相繼君至皆請罷以酒食召其族豪令致囚以自贖故兩

邑民皆愛君甚嘗自鄱陽至南昌鄉民請留宿君曰吾
事急還當詣汝及還從者請便道君卒如約其歸也以
貧負官錢民代償以金六百乃歸教授十餘年道光丙
戌年卒孫鉉字耶溪好爲古文

梅曾亮曰民自枉而不忍傷其令令之賢過於使邑無
冤民者而宦亦不達何哉方勤襄公對

睿皇帝

曰福建省如某某州縣皆好官也然不得升職

上曰何以公對曰不合例處分多也方公之言亦古大
臣之心哉

許烈婦傳

丁亥

節婦趙氏松江許惺之妻惺之卒四十九日而節婦殉以死年二十六未死時人皆知之開說萬端皆不從且曰有小叔在卽娶婦大人側不憂無人也俗以死四十九日爲終七是日姻族咸在節婦入厨下設祭品哀哭治具待客如常時客散後縊死其兄趙在東告人曰妹嘗先取自己物雜爇於惺之衣履中死之日吾勸之至三鼓始歸也其舅許樵芸曰吾適常州將行苦諭之對曰必終七無貳子哭而出悲夫死酷事耳雖身爲之者常諱不忍言之況旁人乎若節婦者視瞑目一決猶擇辰而利征也異哉樵芸余弟仲卿友也

梅曾亮曰有舅姑有宗族有衣食無嗣而有嗣萬無一不可不死之勢而竟死嗚乎此受命於天者矣彼節者烏自知之

汪洎齋先生家傳

戊子

曾亮幼時至宣城南凹村舍外兄汪儒郊所登其樓多殘書朱墨皆黯昧問之其曾大父洎齋先生讀書所也先生名昌國字穉珍又字洎齋與同邑楊編修廷棟駱進士大甸吳進士淑琦皆以制義獲時名而先生爲之魁日可三四十藝以進士令河南新鄭密縣自免歸以文章教族黨後進祖石居公爲先生壻故曾亮嘗至其

村去先生之卒已數十年屋廬皆舊所居樓黝黑雞犬紡織聲皆出其下而先生終歲默默在此前人之好學深思以自敝其心力者可念也

書鄧中丞決獄事

己丑

道光元年曾亮在京師聞人言鄧公守西安時決獄事未得悉及公巡撫安徽曾亮在署從容問昔時事公抑抑不自言久之得一二事記如左公在西安時外府疑獄皆移訊於公同州發出其繼子子無所歸訟至省公怒曰此逆子也當杖死繫柱石下故久治他事而潛令人以茶餅給其子子奉母母怒不食奉其叔叔食之至

日暮公度其母見子儼然繫廷中時時顧日影待斃也
意且悔乃密呼其叔曰汝嫂癡人耳汝試以我意語之
汝撫六歲兒至娶婦婦死更娶勞苦至矣願信族人言
我有好兒子爲汝嗣汝幼而撫者不能子而願能子長
兒乎彼利汝財而嗣汝願能孝養汝乎汝死財與子皆
族人有之卽汝何利必欲出子者官明日爲汝決無難
也叔叩頭出次日母子來泣謝不復言出子事蓋化訟
而使其獄不成公聽訟往往如是漢中府鄭魁營卒也
坐置砒饘中殺人當死賣砒者賣饘者死者之隣婦見
擣砒者皆具獄成而上之按察使魁反供刑之不服公

曰是獄未可具當緩之乃密呼賣饘者前曰汝賣饘日
幾何枚曰二三百一人約買幾何曰三四枚然則汝日
聞百餘人耶曰然百餘人形狀名姓日月汝皆識之耶
曰不能曰然則汝何以獨識鄭魁以某日買汝饘也其
人愕然固問之曰我不知也縣役來告我曰官訊殺人
者已服矣惟少一賣饘者汝自言實賣饘鄭魁可也訊
鄰婦言爲役所使如前言惟賣砒者爲眞蓋死者嘗與
鄭魁有違言以瘋犬死其唇青而魁買砒實以毒鼠云

鮑母謝孺人家傳

甲午

謝孺人歙縣鮑御史文淳母也年二十二歸愚謙贈君

爲再繼配時前娶程孺人遺二子已婚婦與姑年相若也撫之恩禮各當贈君喪子婦繼卒孫失乳終日嘯以餅餌抱哺環走房中嘯亟孺人亦泣時已生子亦十餘歲孺人雖勞瘁甚然教子無一日忘也自塾歸必背誦書無躓字乃已每夜分村墟寂寥虛響怪嘯兒女棄書冊針線奔依孺人撫之久令還讀與老嫗談往事兒輟讀聽卽止不談幼子入學喜甚乃曰自我爲汝家婦聞高祖輩爲諸生有名兩世益困汝父終歲客勞苦成家然不吝財族無依子弟端謹者援植成立十餘家數言吾家固諸生子復爲諸生足矣然我望汝不止是

汝慰我則可必乎後子文淳貴不及見卒時年五十八
子文灼文淳女一適王氏以節撫孤賢淑有母風
梅曾亮曰余聞贈君多客游晚病廢故孺人教子獨專
然古名人魁士固多如是非惟慈心蓋漸摩之密致然
云

艾方來家傳

甲午

艾君名錫朋字方來撫州東鄉人明艾千子先生裔也
父名子登年六十四生君未踰月而生母王氏卒稍長
卽能察母饒孺人意媚順之鄰兒誘爲擲錢戲鄰母邀
孺人覘之羣兒逸君時七歲逡巡隨孺人歸貌愧甚十

五能屬文以父爲勢豪所辱習武勇於市中眾辱豪遂
改習醫鬪傷者得藥輒愈君嘗病鬪傷者失藥死訟破
兩家人愈重君君廢書早日夜望子學文甚銜文袖中
示人或言兒文亟進則喜歸語兒曰某先生道汝文佳
當不妄耶試不售則曰吾家至吾身十一世爲單門仕
進則可望耶然吾生平於人物無忤害心汝當知之後
見子舉鄉試乃卒娶饒孺人姑病瘵夫婦以竹榻載母
舁游鄰家街市皆駭笑母則大樂園中實一果甲一菜
欄中增牛犢豚子必使姑得觀以爲快雪夜製履寒甚
語兒曰頃見鄰婦牀獨敗絮渠有姑不可使忍凍死卽

徹具命兒持往返曰鄰婦方泣見兒至則大喜也以夫
好施醫藥來者並助以酒餌村中人皆言孺人慈喜道
孺人事年七十九與隱君同年生先一年卒子暢道光
二年舉人

梅曾亮曰歸熙甫撰先妣事略皆瑣屑無驚人事失母
者讀之痛不可止夸者飾浮語過情人人同安知爲誰
氏子乎至堂述其親甚似熙甫親爲不死矣又言力儉
不得稱父母施與心嘗見孝子婦多好施仁所積也雖
萬鍾烏能竟其志哉

書二孝女事

乙未

山陰潘少伯居京師久女蘭靚從其母先歸時八歲坐
密室中以紙墨畫一人酷似其父且爲之鬚而泣覘者
驚問之曰吾念別後再見翁鬚白矣姚郎中學壞聞嘆
曰天性重世福輕吾爲若女悲也查灤州揆女字吳氏
未嫁而守貞灤州疾割臂肉合藥稍間令背誦小說詩
詞恒背父坐父怒之猝轉面淚不及收父悲甚遂卒二
女皆浙人十日內聞人述兩女事爲之傷心道光乙未
二月二日書

總兵劉公家傳

乙未

公諱清字天一貴州廣順人以拔貢生歷官布政使終

總兵然人皆呼爲劉青天從其官四川縣令時民所稱也嘉慶元年達州王三槐以教匪倡亂時公以縣丞遷知縣數以鄉兵破賊於南充廣元間公撫民及士卒皆以兒子畜之人樂爲死賊自爲民時知公名戰莫爲用故遇公輒逃

膚皇帝知之由南充縣驟遷至建

昌道 賞戴花翎後屢起屢蹟先是

上以賊久

未平有進招撫說者試行之經畧大臣念撫賊莫如公宜隻身入賊營者數返三槐遂降而冒功者詭言生得之三槐誅他賊首疑憚不出故功不時就而官兵持剿撫兩端戰不力然賊卒深信公前後降黨與二萬人及

行堅壁清野議

上命經畧大臣一委公賊卒由

是破散捕餘匪裁徹鄉勇公功爲多八年大功告成入
覲 賜詩取民所呼青天者以爲句由四川按察使改
山西遷布政使以屬吏事責授刑部員外郎轉山東鹽
運使時嘉慶十七年矣逾年而教匪朱成良陷曹縣定
陶公自請從戎以官兵五百敗賊於髡山復定陶又敗
之於韓家廟殺賊二千時賊保扈家集於曹縣樹土牆
荆棘四周公自定陶攻其東縱火拔柵賊突出多死稍
逸者南北官兵至合擊之誅賊首朱成良王奇山賊在
山東者皆盡而河南賊自滑縣奔定陶者亦殲於公十

一月賊平公之平厖家集也

上諭曰劉清年逾

六旬且係文職能身率士卒取賊巢勇敢可嘉賞布政使銜至是遂授雲南布政使旋以二品頂戴留山東鹽運使任二十一年八月改登州鎮總兵復改曹州鎮總兵今上卽位二年以疾乞休在籍食全俸七年終於家上深惜之子廷榛先候選知縣乃官其孫熾昌兵部主事瑩舉人賜祭葬

梅曾亮曰國朝漢總督以武起家者岳公鍾琪楊公遇春皆是也公以布政使官總兵遇尤奇矣公軍中坦率厭苛禮改是官未必非意所便也然復定陶時專

將有功亦不能無中於上官之忌云

陶愚齋家傳

丁酉

先生諱宏樸字愚齋世居南陵三甲村性慈好施有求助者自百錢至千百金無倦色力不給則稱貸與之病且革語王宜人曰乞貸我者皆貧甚無可言我負人者易田宅盡償之不則人謂我以他人金作豪舉也宜人如其言而盡焚負已者之券棺殯於村隙地忌者誣以侵公產糾眾移之婦孺皇遽有呼於眾者曰我外姓人不敢知陶氏事然善人棺不可動也應者數百人譟而前移棺者乃散去卒時年三十八後十六年爲道光二

年子士霖成進士今官山東道監察御史

梅曾亮曰游俠之士人感德者輕以財所從來者易也君廉謹尺寸不負人然揮金窮交如棄唾涕魏公子無忌曰平原君徒豪舉耳若先生可謂仁心爲質者矣

秦孺人家傳

辛丑

秦孺人張氏家無錫新安村同邑秦士蓮妻也士蓮以舉人當得官京師聞父喪而毀焉卒於寓孺人旣悲甚念無子不欲生也夫兄遂菴侍郎嗣以子乃撫而教之平居謹於祭祀慮事無小大必精密每忌日先事而戒臨事而哀數十年常然姑姊妹嫁而貧者侍郎賜以財

屬孺人調護之及其子女及秦氏祠墓田一命孺人子
細文主之以孺人賢也年七十餘卒有六孫儒業多成
就者始士蓮卒時系微矣及後乃爲秦氏昌族旣得旌
於朝而侍郎之子細業遂請曾亮爲之傳夫夫死而
殉之情也有子則撫之理也抑其情止乎理愚婦人能
之然賢婦人之行備乎是矣事之動人觀駭者或情過
乎理矣亦遇適然也則中庸之行烏可忽之而不載也

蔣少麓家傳

辛丑

君諱啟斂姓蔣氏字少麓廣西全州人自曾祖至父勵
常皆以文行仕宦顯君幼有奇氣嘗與羣兒戲雷出於

樹皆仆地君盡掖羣兒起無懼容稍長益喜兵家權謀之書舉道光二年鄉試然於進取不汲汲也攜兒子試禮部道病君與偕歸兄尤之君曰得失命也兒輩病奈何使千里獨行家居以事親教子弟爲樂鄉人學文者皆從之游然未知君之奇也羣苗伐木於仙源山山童土敝沙石盡頽下斷羅水源病民田數十萬頃官民以苗眾憚不敢禁君曰此姦商貨羣苗爲之得官兵役助勢隨我以往一商逃羣苗散矣如其言事乃息時趙金龍死羣獠自疑君策其事未已也而藍元曠復起武岡全州地迫近民大驚恐君請於州牧搏一鄉卒守要地

以待賊憚不來鄉人皆德之始奇其爲而君嘆曰是非
長策也物同利則患生使猺民居處飲食如曩時絕不
與華民同別以猺可也今爲華民所開誘嗜欲與我同
而族類與我異禁其所甚好之利而與以所甚恥之名
積愧含忿爲日久矣漆惡民煽之能無變乎乃作理猺
書以爲當改土歸流合華猺不生分異可保無事其書
數百千言道光十八年卒年四十一兄啟敷曾亮同年
友也任贛縣時君助兄政理有聲悲君之亡又其才不
大顯於世使子琦淳請曾亮爲之傳琦淳今官編修君
所攜偕試禮部者也

梅曾亮曰君慷慨有大畧喜任事其意固欲有所見於世而顧澹於進取何哉夫古之任事者固將以息事也而世或以畏事者息之畏事而事生則反加任事者以首禍之名事所以少成而多敗也然則君不遇以終末可謂爲不幸也夫

狄恭人家傳 辛丑

恭人王氏名甥利河北道名蘇者之女狄御史聽字廣軒之妻也年四十始舉一子廣軒喜遍問於所知逾年侍御卒逾月其子亦卒恭人觸棺自飲刃得救不死遂不復言死事廣軒初賢其從子豫以爲嗣未定也豫亦

以族眾自引嫌至是乃卒立之就喪位恭人一夕自經死遺書其子曰某某物若干以歸二喪某某物若干以嫁汝妹某某物若干汝以婚娶治生書二通謝夫友劉君星房趙君立農以調護嗣子事星房告人曰恭人來吾家吾妻慰之意陽陽若不受慰者適外姻至語未卒也儻然遂登車去蓋卽以是夕死云

梅曾亮曰恭人殉夫道光十九年九月事也官巡城者聞於上旌其烈移子籍寄順天者於溧陽蓋至是御史之後定矣恭人之一死無它心其爲是哉然亦安知夫必有以聞焉者而遂之也夫爲忠孝者不能邀必

成之功而惟審處於不可易之策獨恭人也哉

鄭耐生傳

辛丑

慈谿鄭喬遷字耐生七世祖梁黃黎洲先生弟子高祖性自號五岳游人建二老閣祀黎洲及十二世祖溱而藏書於其上君爲諸生工科舉學後好爲古文發二老閣書借閱范氏天一閣所藏一資其文而與陽湖陸祁生吳仲倫爲師友當明季時浙東多遺老義士其節尤奇君於黎洲全謝山所紀述有意其賡續之也及張蒼水馮簞谿王篤庵諸君子同難者每尋其斷冢荒碣徘徊窮山中於家事不數數問惟好飲飲必有詩已皆屏

棄之曰是窮愁語耳安得高論年六十餘攜其文將浮江渡河游京師歷齊魯而歸也未行而卒

梅曾亮曰君生平以文自贍蓋貧甚矣然汲汲以修墜文逸事爲務士之處境或未如君之難也窮愁過身衣食外不念及一事失學而惑烏能達乎

柏槻山房文集卷九

傳

上元梅曾亮伯言

王剛節公家傳

王寅

曠夷擾海疆廣東福建死事者數人惟浙江定海王剛節公與兩總兵皆力戰殺賊過當以無救遂敗人咸惜之公諱錫朋字樵慵順天府甯河縣人少雄武有俠氣以武舉補兵部差官援例得固原城守營遊擊遷慶陽營叅將道光六年從大軍征張格爾自大河拐至回莊戰疾力矢殫其酋賞戴花翎進戰至阿瓦巴特陷堅賊阻渾河沿從大軍間道渡河入喀什噶爾城進收英

吉沙葉爾羌和闐皆有功別將獲賊目玉努斯十二年
苗民趙金龍亂湖南殘常甯新田公以臨武叅將從提
督羅斯舉破賊羊泉銜首逆誅別將逐賊高家坪大捷
回就大軍楊家園圍賊殲之 賞銳勇巴圖魯名號擢
寶慶協副將時廣東搖亦煽動趙仔青進擾湖南兩廣
總督檄以兵控兩省中地殺賊背江口至濠江口又破
賊銀匠衝獲其酋旗仔青反走追獲之及其孥湖南平
赴廣東大軍戰連州大洪橋乘勝入火燒排之蛇兒嶺
奪馬鞍山遂平五排搖又從定蓮花汛冷水衝金竹根
桃花衝紅泥田各搖及排後搖亦就擒服遷福建汀州

鎮總兵服闋改壽春鎮總兵公自遊擊從楊忠武公定
回疆知名及平獠功居最嘗戒諭士卒曰戰利呼人其
之獲倍多卽人不利趨救之可兩全故戰比有功而定
海事竟以無救敗先是暎夷陷定海去之公以壽春兵
鎮其地二十一年八月夷再至出守九安門鄭國鴻駐
竹山門葛雲飛駐曉峯嶺相去十餘里賊先犯九安門
不利退攻竹山曉峯公馳往兩營已先敗賊爭鬪公眾
且盡所親卒及身自盪殺數十百人賊至益多揮短兵
陷陣死是役也賊可三萬我兵計五千公檄請益兵大
府不應戰且五六日勢足以待救亦坐不救曰吾守鎮

海者也鎮海急則又走人家賊至門守室者不出關於
庭門焉者亦不知但走告主人賊至某所過某所是擁
大軍爲偵候而已三總兵皆坐是敗死公殺賊獨多死
尤烈事聞 天子震悼以提督禮 賜諡卹建專祠
子承泗襲騎都尉

梅曾亮曰余讀公家書及祭所親文詞旨溫雅不知其
爲武人鄉人言待兄弟交友皆有至性歸省親更衣結
韞履身盡子職可謂儒者風矣夫逃兵多悍卒不知義
也知義雖懦者立焉況公之武勇者哉

蔣岳麓先生家傳

甲辰

先生蔣氏名勵常字岳麓廣西全州人父振閭五歲時
祖病思蔗悵悵然行五里外得蔗園園人驚負歸而畀
以蔗長好宋五子書及兵法醫卜金川用兵時隨父官
四川攝龍安府事及金川南路西路糧站其廩食皆手
自俵散役去他站來者至四千人有勲官至站驕貴甚
陰使悍役折其氣而徐出禮之遂帖然去大軍進至噶
拉依糧路險遠有放夾霸者土番也劫糧車於噶喇穆
不及告而自以兵役擊殺百餘人後遂不敢犯先是自
南路糧站改西路亦嘗以數騎遇賊百餘卽登高阜指
畫坐笑語徐按轡行賊疑憚未遽前度且出隘大呼從

者曰驅遂馳去大吏聞之曰以子才叅吾軍事五品官可立致也辭不就舉乾隆五十一年舉人時州大旱貸錢居麥秋得雨施麥種於人明年又飢民剽掠爲變見州牧曰請無用兵而先發粟以賑某往眾可立散遂以無事官融縣訓導去省遠士不樂鄉試乃汰文書錢例入官者以便貧士或以三百金賄獄事怒責之請除名於學使巡撫汪公重其名將改邊缺教官以擢知縣吏索賕不應遂引疾歸主清江書院十年士始苦其難繼感其恩終服其教嘗曰人錢帛多寡皆天定之凡吾所賙皆其所自有而假手於吾者也非損吾之有何以

德爲或緩急有不及赴者輒悵惋大有所失蔣氏丁菴
餘人散遠不相識乃建安陽侯琬之大宗祠修譜牒以
禁族訟別婚姻而祭祀期會無寒暑必親往年八十餘
每日猶徒步省墓當往來道有博戲者聞杖聲鏗然皆
避去旣卒門弟子百餘人以齒引奠於庭其居首者年
亦七八十矣幡然老儒跪拜哭不勝其哀見者嘆爲盛
事其來哭而不知名氏者日日有之有文集八卷曰岳
麓齋皆敘述古儒先條教及訓誨子孫門弟子者也其
子知名者啟敷啟斂孫琦淳

梅曾亮曰蔣先生蓋純孝人也方侍親從軍當機赴變

子子守繩墨者固不出此及家居教士復古禮泛愛周
急粹然一出於儒者之正豈境與人殊哉昔曾子論孝
至於戰陳泣官居處朋友之際斷一樹殺一獸不以時
不可以爲孝蓋孝之道廣矣備矣精一行之無不貫吾
乃於先生見之

栗恭勤公家傳

甲辰

公姓栗氏諱毓美山西渾源州人嘉慶六年以拔貢生
官河南知縣遇災年放稅振穀以實惠民不以上官意
爲損益遷光州知州汝甯府知府徙開封厯河南糧儲
道開歸陳許道遷湖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道光十五

年授東河河道總督公前知武陟縣黃沁隄馬營壩工
皆親其事及是益勤詢河兵官久於河者以地勢水脈
前任官行事之當否蓋北岸自武陟至封邱二百餘里
南岸之祥符下汛至陳留六十餘里皆地勢卑下多串
溝串溝者在隄河間其始但斷港積水而已久之溝首
受河又久之溝尾入河而串溝遂成支河於是以遠隄
十餘里之河變爲近隄之河而隄河相遠之處舊皆無
工不儲料者也於是以無工之處變爲至險之工故人
不及覺覺不及防往往潰隄爲大患公乘小舟周歷南
北時北岸原武汛串溝受水已寬三百餘丈行四十餘

里至陽武汎溝尾復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滎澤諸灘水畢注隄下兩汎素無工故無稽石隄南北皆水不可取土築壩公卽收買民塼於受衝處拋磚成壩四十餘晝夜成磚壩六十餘所壩始成而風雨大至支河首尾皆決開數十丈而隄不傷公由是知磚之可用又試之原陽越隄及攔黃堰及南岸之黑壩皆效遂奏請減買稽石銀兼備磚價千磚爲一方方價六兩是後每有工役碎石及稽埽用大減數年內省官銀百三十餘萬而工益堅有不便其事者其說頗上聞公前後陳奏曰護隄之方率用稽埽然埽能壓激水勢俯嚙堤根

備而不用又易朽腐碎石坦坡惟鞏縣濟源產石較近而採運已艱河工失事多在無工處所千里長堤勢不可盡爲儲備而河勢變遷不常衝非所防遂爲決口磚則沿河民窯終歲燒造隨地取用不誤事機且磚及碎石皆以方計而石多嵌空磚則平直每方石五六千斤而磚重多三分之一方石價購磚兩方而拋磚一方當石兩方之用其質滯於石故入水不移堅於稽故久水不腐又土不能築壩水中磚則能水中拋壩卽盪成坦坡亦能緩受急衝化險爲易或謂磚可保將生未生之工不能用於已生之後然使將生者可保卽別無已

生之工昔衡工之決因灘陷埽不能施馬營壩之決因補堤不能得碎石使知用埽不如拋塼收塼易於運石則數千萬之官銀可省奏入 上知公忠實可任且

綜畫周密卒皆 允之 屢詔褒賞訖公任五年河不

爲患二十年薨於位 上爲之震悼 賜諡祭及太

子太保銜時長子烜已官刑部郎中乃賜次子耀進士

公在工有風雨危險必身親之平居時河曲折高下嚮

背皆在其隱度每日水將抵某所急備之或以爲迂且

勞費公曰能知費之爲省乃真能省費者也水至乃大

服故十五年原陽之支河十八年盛漲八尺之水皆決

口而有餘卒以無事或以爲天幸然前公任三年祥符
決公卒逾一年南岸又決二十三年又決則豈非人事
哉宜吏民羣思公以爲神且立廟也

梅曾亮曰公之令安陽武陟守開封時折疑獄如神他
人有一事足爲循吏然於公猶非其大者傳曰心誠求
之雖不中不遠公治河能通物性以盡利誠壹故也況
求民情也哉

倉宜人家傳

甲辰

宜人倉氏諱廕河南中牟世族也年二十六歸山陰何
竹薌爲繼室姑錢恭人患目疾宜人五十日不解衣履

以無出屢請置妾竹薌未之許旋以川沙廳應聘內簾
官自江甯返則宜人至吳縣置妾歸矣錢恭人每語人
曰吾婦以妾故冒大風雨走黃浦江舟幾覆此可念也
竹薌好善本書苦其價難副宜人以奩中物佐之曰吾
年長矣無事此爲也年四十卒子女皆號哭悲哀其平
時眠食衣物不依其所生母皆依宜人竹薌名士祁余
同年生每言之有餘悲也

梅曾亮曰妬惡德也卽不妬亦常行耳然士大夫當軸
者甯償國事而不使人居其功豈智出婦人女子下哉
然則無子而樂其庶之有子者未可以爲常行也夫

劉忠義家傳

乙巳

君姓劉氏諱斌陝西咸寧人始爲盧氏縣朱陽巡檢嘉慶初嘗練鄉兵以禦賊九年改滑縣老岸鎮巡檢去縣治七十里勤其職姦民畏之嘗飲聶監生所酒半私語君曰是邑將有變君亟去官可免時十八年八月十五夜也因微服時行村落中時久雨夜氣慘淒聞治兵仗聲甚厲君拊膺悲嘆聶監生言不誣也偵鐵工具知賊李文成與直隸林清首尾謀逆事告令守皆難其事卽訊鐵工以得李文成牛亮臣親致之縣訊文成折其脛賊始與林清謀定九月十五日期也至是不及待又忿

君戕其魁也九月七日奪城門以入君時居典史署晨起更衣聞變問僕持衣者曰信乎曰信也君卽更短衣持械出遇賊於衢前擊殺二賊并子嘉善皆死妻韓氏先得君與訣書坐署樓與子炳善女巧雲自焚死婢從死者曰春梅曰夏蓮先是韓僞怒其前妻子寶善逐之姻家故以免君死事聞 贈官知縣諡忠義子蔭襲雲騎尉改文職爲貴州某官時與君同死者教諭呂秉鈞典史陳寶勲把總戚明彰也

梅曾亮曰以林清黨之蓄謀秘計而服死不旋踵以黨與揜而期會誤也則君之功豈僅以死償節者哉使其

從人言免身而宿禍孰以必死責是官者不忍出此而
妻子相隨於煨燼也悲夫雖然君不死姦必不彰君固
自知所全者大矣

韓若谷先生家傳

丙午

先生韓氏名念祖字若谷陝西澄城縣人五代時王鎔
書記和馬彥詩名定辭者有弟昌辭居深州四傳至忠
獻公琦居安陽元至正間遷洪洞又二世遷於澄城祖
嗣禧父曰魯先生幼學於叔父每耕必攜坐隴上讀書
年十四以默寫十三經爲縣學生所爲時義皆清醇無
世俗氣屢試不得舉亦不以自悔也善醫工詩文勤於

開益後學經其指授者蓋數百人年六十四而卒娶馬
宜人再娶袁宜人長子伯熊歲貢生以兄之子後次子
亞熊道光二年進士官膠州知州贈如其官

梅曾亮曰余少時見諸老先生溫溫然不以學問高人
習五經傳註惟功令所定者而已然經文無不成誦者
其後則論益高辨益博而經或荒矣夫功令不示人以
難然非以人之學不可加於是也矯爲難而先失所易
則慎矣先生爲童子時其風氣固尤近古哉

袁宜人家傳

丙午

宜人袁氏韓若谷先生繼室也年十八歸於韓生子亞

熊祖姑寡居性嚴毅而姑范宜人失明侍祖姑食畢以匕飯其姑而後自食數十年未嘗失祖姑歡歲嘗饑市棉織布復以布易棉取其羨以佐食同堂之子女煩瑣事皆身任之及婚嫁於心無不盡者終日理米鹽水漿無少暇然兒自塾歸猶夜課之一日怒曰兒謂我不知書耶今所誦何猶前日書也將與杖兒告以王制中有重文乃已袁氏本富室後貧以嫁時物悉歸之曰本兄家物也年五十而卒

梅曾亮曰余同年韓介侯卽宜人子名亞熊者也宜人病猶命誦於旁忽語子曰吾今日聞書聲甚煩可無讀

也是夕遂卒介侯流涕言其時幼不知其言之悲也

蔣念亭家傳

丁未

甚哉廉吏之難爲也非獨廉之爲難而上官同其廉之爲難也苟不能同其廉則且害其廉旣已害其廉而加之罪則必以大不廉之名被之以爲非是不足以中仁主之深惡而去其疾也當是時而有辨其誣而直其事者可以迴成命矣或出於事後而無所及雖後時而無所及而受誣者行事之本末得以此自白於世其死似可以稍慰而爲之子孫者乃益追痛於邂逅乖迕以平反得無死之人不及待十餘日之後命此其每一念及

而涕泣不欲生者也灌陽蔣君作梅字念亭以進士令四川南川縣旋督理西藏糧臺事務時番僧鬪殺漢民君按致其罪其酋堪布賂金瓶而實以珠求緩獄君怒揮之去乃倍其賂於駐藏大臣強君君益怒不從強君者慚其酋且重賂遂以監守盜誣君奏置之法君令南川敏而勤獄爲之空縣多山溪患漲溢君會之成川田以不敗及官西藏撫軍民有恩至是且爲之死皆感動罷市立廟設其像如生君之死在嘉慶十五年五月四川總督常明辨其罪甚析然亦以五月內奏始至京宜朝旨責其馳奏之緩也夫古之受誣得罪死者多矣

或冤抑數世而子孫故吏始白其事於朝方罪而旋雪之蓋寡矣而君已不及待命也夫君之子達官編修讀

仁宗賜川督 諭旨未嘗不流涕也

梁味愚先生家傳

丁未

先生名本恭東昌人嘉慶七年進士爲人沈默不以言語才智高人然任東流五年獄無重囚其輕繫者立訊決流民至以口糧返之郊外遍給乃入無擾閭里者姦民周履中怙黨亂法前令畏之捕得治如律大吏將任以首縣辭旋以憂歸遂不復出改教授先官安徽時嘗以百金代世家鬻女者焚其券至教授沂州益以課諸

生重風化爲事劉女瞽幾不婚爲成之鮑氏女受誣作
鮑貞女傳表其烈年六十八道光十八年卒子儁亦官
訓導先生改官時年四十二其爲吏有治聲非迫於年
困於職者也而汲汲去之如是夫舉天下官皆以爲民
獨爲州縣者民近耳先生殆真知其難而不欲自恕者
歟。

梅曾亮曰先生爲鄉試同考官嘗三至江甯庚午科語
邑人曰吾薦卷梅生素知之乎得毋怏怏不我見也時
先已客游而先生旋歸里遂不獲見後以語楊公以增
曰吾師也卒數年矣爲具述行事如此念先生門下士

姚公瑩建海外功楊公今撫陝爲重臣役役於文字者
獨曾亮耳愧先生言時往來余懷也

錢烈婦家傳

戊申

烈婦汪氏武進人同邑錢漣甫之妻善女工所入足自
給而夫好博盡亡其財其姑嚴雖寒餓不敢告也每風
雪夜家人皆臥薄絮衣篝燈立後門內守其夫歸除夕
治家事畢整衣跪請其夫無再博家人聞泣聲不知其
語若何也夫感之爲少止然不能堅後客死餘干烈婦
請嗣族子某其家人曰某非次當立某而當立者素不
可烈婦意卽不復言立子事喪歸葬事畢自經死道光

二十五年也方未死時人無覺者前一日猶以十椀致某醫曰我於人無所受恩惟是人嘗診我我無藥錢償也

梅曾亮曰順天府尹汪公本銓錢氏姻也旣請烈婦旌述其事屬爲傳蓋烈婦所遇之夫及其家所以遇烈婦固無一事可稍行其意者能獨行其意者惟一死耳此所以自爲計而無出於此者也悲夫悲夫命定矣雖天且奈之何哉

秦省吾家傳

戊申

君諱紉武字省吾系出宋學士觀十一傳維楨自常州

居無錫考諱瀛官刑部侍郎以古學峻行爲東南人士
望君以援例官知縣江西權十餘縣事然最久者彭澤
人愛之及生時爲誌名宦傳也始去彭澤時所平反脫
冤死者皆攀隨至江干拜別道光十三年父憂服闋復
任彭澤去前任時二十年矣歲久荒民多負稅每令至
吏屈指計曰令以某年某月日上官某年月日奏銷處
分滿某年日官當罷以爲常無爽者君不事敲扑以
文教告諭民戴前愛輸如額馬當鎮接湖廣安徽其閭
排洲爲盜藪劫人君夜馳往盜不及越他界其果辦又
如是大吏以爲能使禁督贛南會匪又上江西省便宜

四事其所歷他縣蘇民困得上請者在在有之然竟終於彭澤縣人爲歸其喪子曰俊杰曰煦曰麗昌麗昌嘗與余書於古文詞有得也

梅曾亮曰國家常禁民立會而禁輒不行蓋名其爲會而正責之一人得而千人驚其勢常以千萬人而互匿此一人是驅散者而使之聚也惟中有罪者案致之不名其爲會如此則上所欲得者常不過一二人而與上爲敵者寡矣敵者寡則所治者雖漸多而皆使之失其眾此攻瑕不攻堅之術也是說也吾得之於姚公祖同因君治會匪事故著之

王藝齋家傳 已酉

王公家相字藝齋常熟人祖承錫考庭芝公始以拔貢生官蕭縣教諭檄查水災時奉檄者多擇居高卽地而里正集災民就書冊刻冒爲姦公冒水親履其戶驗口數眞僞上官賢之有災必檄公公後自京師歸過徐人皆識之曰此前教官活我者也嘉慶四年成進士官編修遷御史遂具疏陳災賑弊又以漕事之弊始於京倉之胥吏而遞歸其害於農其言絕深痛而是時有議漕事者以州縣浮收無定制請定令每石加米二斗民不大病而官亦有以贍運丁公曰州縣之取民雖橫然猶

有所忌以非朝廷法令也今著令定爲加二則正供矣
使加二之後能禁其不再加則前之浮收何以不能禁
苟不能禁而先以正供之名掩其浮收之數以便其異
日之再加是助官病民也上疏數千言論之時 今
上新登極是公言前議遂息以戶科給事中授河南南
汝光道屢署按察使事地故多紅鬚捻匪爲民害讞以
戍邊者百二十人以引疾歸於里少以文學鳴有茗香
堂集十六卷服官後乃一以國計民事爲念奏議及與
人書言鹽河事皆窮極情弊而議加米疏尤稱頌於時
子三人憲正憲成憲中憲成進士官刑部主事

梅曾亮曰道光初來京師聞公上疏事然未一見旋遷擢且外任 聖主之遠利而褒忠言可謂至矣今執筆爲公傳追思與友人持讀公疏立倦而紙不得窮俯仰間忽三十年公固賢矣而受盡言之時亦豈易得者哉

書李廷揚死賊事 已酉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湖南賊起新甯擾廣西界巡撫鄭公檄守備李廷揚往覘賊時賊已連土賊據西延勢張甚而廷揚卒僅三百人或謂廷揚君奉命覘賊耳宜視可否進退廷揚不顧進戰死其所殺賊獨多賊創之殊

甚鄭公哭之以詩嗚乎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使鄭公知其能以死自效者必多與兵或使合他軍進必不死且殲賊而以英烈之夫爲鼠子餌也此鄭公所以悲悼深悔者也廷揚字步墀句容人先以武進士留京師曾亮與同郡數喜過之獨見其重然諾恤貧交守身廉儉而已安知其終若此哉悲夫賢豪不遇事而見者蓋自古難之矣

黃个園家傳

庚戌

君諱至筠字个園甘泉人父牧趙州時生君十四歲孤人沒其遺產年十九策驢入都得父友書見兩淮鹽政

某公與語奇其材以爲兩淮南總時嘉慶初軍興事方
亟兩河決口丁夫槌石之費戶部以正供入不足充募
富民出錢榮以職君首輸爲眾倡前後數十萬由府道
加鹽運使司銜入都祝 嘏圓明園聽戲 賜克什長
子次子皆郎中當是時上至鹽政下至商一視君爲動
靜販夫走卒婦孺乞丐揚人相與語指首屈必及君而
是時承

純皇帝六十年豐豫之後商人皆席富
厚樂驕逸詠調舞歌窮園林亭沼倡優巧匠之樂流飽
居積惟主計者可否割腴日深名贏實虧而私商朋興
官吏益放手湖北岸費銀百五十萬鹽政又務進奉冀

久任進奉無現銀俵虛數於商以取息於是庫額增而
所納益不足而商人始困也及道光時裁鹽政淮北改
票鹽而商總權紉人得見運使人自言事利各私已而
仍委其重於君而商總始困然君自以受 國恩深且
於諸商爲丈人行不與較長短代償官銀自取多數而
視眾商之殷瘠差所代多寡皆聽命集事每奏銷時君
入運使署定議肩輿出人撫掌曰奏銷過矣道光十八
年七月君卒其時諸舊商大抵皆敗新進多文巧機利
乾沒而不顧後私小智破大體爲之首者縮蓄深閉莫
肯任患而奏銷始失期運使乃檄吏督之吏滋不公受

賕任情入貨者引身惜財者倍償於是羣情渙離營巧謀退庫引懸而無商綱運減數而國課虧鹽法益壞不支而當事者議變法矣蓋君之爲商總者四十餘年支拄救敗者又十餘年卒五年而庫始有懸引減運綱又七年爲道光三十年而淮南之票鹽與綱商廢而昔之忌君畏君有不足於君者皆慨然思君以爲無復有斯人也

梅曾亮曰君長子錫慶次子奭余在都時常相見聞君蓄名畫至數千而不喜伎樂嘗至蘇徵歌召客豪費日千金人皆怪其所爲適有西人豔之屬轉輸銀百餘萬

君持歸而奏銷得報如期其贍智固不可及哉

淑人烏朗罕濟拉莫忒氏傳畧

辛亥

道光三十年聯公秀峯以江蘇按察使總理鹽政曾亮時客揚州公語及都中同部時并及家事愀然曰吾今而知家事之難爲也吾始官都中後官外知官事而已當食而食當衣而衣其豐儉厚薄吾未嘗預戒之未嘗不適其節也吾有姑有弟有妹有族親之貧者每月銀若干粟若干吾知供給無乏而已未嘗權其輕重而劑其多寡也尊卑長幼臧獲無譁無媿吾以爲是固然而已未嘗調其愛憎而察其隱蔽也自淑人歿而家事乃

畢集於吾身吾未一年而不勝其憊淑人之勞勞二十
餘年憊且病且死固其宜也余曰誠若是其賢矣哉然
則不可以無述公乃曰淑人年十七而歸余時吾祖官
禮部尙書八十 賜壽門祚方盛姻族觀禮淑人謙尊
合經人咸曰宜吾守金華而以憂歸行李不給淑人屏
當施設得以成行吾湖北赴官省親鳳陽淑人獨舟行
溯江時嘆夷入江求撫道路驚咤隄防艱危安達治所
吾兄弟三人一得疑疾且卒乃悟曰吾大誤嫂待我乃
如是我則非人嘗語吾曰君得官矣家所固有者叔宜
有之及將卒語人曰祖姑言爲婦者當學吃虧然是爲

極難耳吾今日庶有以見祖姑乎公言及此而悲遂不復竟問然此已足以訓於後人淑人氏烏朗罕濟拉莫忒歸於公爲瓜爾佳氏婦道光三十年三月十四日卒年四十五

洪序也家傳

辛亥

君名上庠字序也歙縣人少試場屋不售以捐例官主事又以運判改官兩淮君好學工書於篆隸尤所深嗜自少至壯日爲之不輟而當官則務職不以故習自高其官通州也南路五鹽場屢爲水敗君建函洞洩潦水一不以官民錢道光二十九年江南水災上官議賑費

君籌二十萬以集事官海州潮敗鹽竈丁告飢立發銀粟賑之事定申牒總督陸公嘉其能奏加同知銜候升兩淮監掣未幾卒子豐佐介江君敦讓請爲傳夫民之洶洶不定者急求食耳立應之則一無事矣人見其無事也或以爲卽告而發亦未必致患而如是者或近於沽名然世有避沽名之嫌而患生於必致者蓋比比矣則如君者曷可使其無傳也

周伯恬家傳

王子

周伯恬諱儀暉陽湖人考諱情與李申耆之父友善攜就讀李故多書遂恣意流覽工六朝文詞尤深於詩嘉

慶九年舉於鄉大挑得訓導宣城俸滿授陝西山陽縣令地貧瘠民以例供官之薪炭棚架皆罷之或曰俗好訟宜少立威自見於上官君曰吾老矣乃復與少年輩治名聲也鄧公廷楨先見君韓城驛詩愛重之及巡撫陝西語僚屬曰周君固名士且老矣可使無以歸乎乃換署鳳翔而鄧公旋薨君之友魏公襄亦先卒京師君悲傷成疾遂卒時道光二十六年也君之年蓋七十矣君少與陸祁生李申耆張翰風皆以文章學識有盛名後皆爲知縣或不久棄去惟張君官山東十年有政聲君固非溺文藝薄吏事者而不能如張之久且年之未

衰也然君去山陽時有歸志父老或知之曰官去鳳翔時無遽歸必還我山陽此亦足以知君矣有二子曰本植曰騰虎能以文繼其家

梅曾亮曰君爲校官來江甯言論豪甚著棕鞋日行十餘里訪友人或獨往城西北山中後兩見於京師及之官時稍衰矣余念之每爲不自釋然爲君計亦無有可以易其之官者也而余與君遂自此別矣